



普通 爱情

六六：因为爱情，
所以青春。

七夕◎ 著
PUTONG AIQING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普通爱情

七夕◎著

PUTONG AIQING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普通爱情/七夕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3.9

ISBN 978-7-5396-4660-2

I. ①普… II. ①七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90778 号



出 版 人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张妍妍 蒋 晨

装帧设计:许含章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(0551)64235059

开本:700×1000 1/16 印张:11.75 字数:180千字

版次: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2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序

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文学的因子,只是有的人像躲避瘟疫一样躲着它。比如恋爱,没有一个恋爱不包含着浪漫的文学因素,没有人整天穿着紧身衣和西装去谈恋爱吧。说这番话是因为现在文学仿佛已是见不得人的事业,浅薄的社会似乎都在嘲笑这个人:“看看!他热爱文学!”口吻中充满不屑和讥讽的意味。

本书的作者七夕是在经济单位工作,而且在经济单位从事的是科技工作,但这一点不妨碍他内心的丰富。我听他唱过歌。唱《鸿雁》唱《江南 style》。《鸿雁》唱得凄婉美丽,《江南 style》唱得幽默风趣。七夕有点小胖,他曾对我说,苦恼死了。但我要对他说,你的才华已经盖过你的所谓缺点。我觉得他活得有滋有味。

这本书里的四个中篇小说我过去都看过,这次重读仍然十分新鲜。七夕的小说总体来说是知识分子小说,他写的也多是知识分子。七夕读的书多,也杂。《红楼梦》是他读熟了的书,金庸、古龙也看。他还有一个哲学教授的父亲,因此他也喜欢哲学的“玄”。看七夕的小说,让人想到鲁迅的文字(仅是文字),想到孙犁的作品。这是不容易的。七夕的文字很干净、很美。这非

002 常了不起,这是知识涵养深厚的表现,不是随随便便练练就可以练出来的。文字是一个人全部知识和修养的投射。七夕的文字是有“教养”的,这是七夕最让人看重的。他的小说,价值也在此。

他小说中的人物都很冲淡而纯真。《落花》中的郑锋、刘莲和如是,《普通爱情》中的秋如平、灵萱、小刀、猴子,等等。我觉得,七夕的小说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,就是一个鲜活的生命被庸常的生活挤压之后的无奈和乏味。在四篇小说中,《落花》我以为是一篇颇有趣味的小说,他把几个鲜活的生命放在一个特定的环境(寺庙)中,这样展开故事,就很有意味了。有宗教的文化衬垫着,人间的各种形式的爱交叉穿插,有一种不确定,一种恍惚。生活,其实就是悟。悟得了,有时人生也就结束了。

七夕的小说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冷幽默。他不经意中,说出一些幽默的句子。很耐读,又很机智。比如:

第二天,秋如平约灵萱出来,看到灵萱眼睛红红的,知道有些不妙。灵萱哭了半天,说母亲不同意来往,理由是秋如平年纪轻轻长了个啤酒肚子,将来一定肥胖,然后有“三高”,然后脑溢血。秋如平的自尊心在隐隐作祟,皱着眉故作深沉地对灵萱说:“我们都要好好考虑考虑,如果你还想和我好就给我打电话吧。”然后带着一半倔强、一半悲凉回自己家去了。

还有:

每逢星期五,郑锋就去找刘莲。刘莲就像只蚂蚱一样从楼梯上一阶

一阶蹦跶下来。刘莲喜欢随身带着个白色的小包。有一天,刘莲去上厕所,让郑锋帮她拿包,郑锋忍不住好奇,就翻了一下,里面有一面镜子、一把梳子、一个本子。刘莲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,郑锋认定是日记本,翻开来第一页写着——“等风的日子”,眼角就有些潮了,继续看了下去,思绪万千,竟忘了时间。刘莲出来后看见,先是脸色大变,然后把本子拿过来使劲地往他头上拍,然后在马路上啜泣起来,然后郑锋就和刘莲恋爱了。

这些有趣的文字在书中都随处可见。这些文字里面藏着看不见的东西。反正很文学,看后不易忘也。

我最近在看山西作家葛水平的小小说,重读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。在阅读的过程中,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,就是作家必须有一片自己的土地。像马尔克斯的马也多镇,亦像葛水平的山西的晋东南(主要是沁水一带)。那样人物、语言的风格都在里面,作品就立得住,而且要宽厚得多。这样的作家,比东一锤西一棒的作家要划算,也更具价值。

七夕还没有找到这样的路,他的写作还多是从自身出发,写青春感受,但他无疑是有潜质的。他也愿意用文学的方式(小说的方式)表述生活、表述自己的情感。因此,只要努力,找准一个方向,对人性的善和恶,有更多的体察。凭他现在手中的笔,七夕是可以写出令人期待的作品。

七夕的小说,要说有什么不足,就是内部紧张度不够。紧张度不足,说白了,就拿不住人。拿住人的不仅仅是故事、悬念什么的,而且要让读者始终感到要发生点什么,其实到最后发生不发生点什么并不重要,重要的就在这个张力。另外,就是人物的个性不够,包括人物的语言、特色不够强烈。当然,

004 这些不足,瑕不掩玉。七夕首先是有小说能力的,有成为一个小说家的特质,这很重要。他读的书较多,也较杂。知识储备也还不错,下一步,主要是对生活的认识,把握生活中的痛与快乐。

苏北

2013 年 8 月 15 日

目 录

序 / 001

普通爱情 / 001

落花 / 03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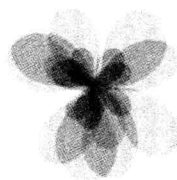
那时候的爱情 / 055

最想念的季节 / 103

后记 / 176



普通
爱情



第一章

秋如平靠在单位的窗子前习惯地抖着腿，太阳暖洋洋的，一切都很晴朗。秋如平想到一个故事，有人看到一个樵夫躺在地上晒太阳，就问他为什么不砍柴，樵夫说：“砍柴干吗？”那人说：“可以挣一笔钱。”樵夫又说：“挣钱干吗？”那人说：“挣钱可以买个大房子，娶个好妻子，生一大堆孩子，再也不会为生计发愁了。”樵夫问：“然后呢？”那人说：“那就可以无忧无虑地躺在地上晒太阳了。”樵夫说：“我现在就在晒太阳了。”

秋如平常常觉得自己就是故事里的樵夫，而且为自己有那么点境界而沾沾自喜。他其实很满足，生活对他来说是简单而又鲜活的，有家，有老婆，有孩子，有朋友，也有自己微不足道的事业。平常人有的都有了，所以秋如平觉得自己很幸福。

秋如平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机关里工作，十年的摸爬滚打后混了个副科长，官是不大，但勉强也算得衣食无忧。虽然不会喝酒、不懂打牌，业务也不拔尖，在单位里属于没有前途的类型，但秋如平还是觉得挺好的。像所有小富则安的知识分子一样，工作时间干好自己的事，回家后和老婆孩子亲热，没有太多的应酬，也不用拍领导的马屁，图个悠闲自在。秋如平的老婆叫灵萱，在一所省立中学教语文，性情非常随和，对物质也没有什么要求，夫妻很是恩爱。女儿文文是秋如平的心头肉，每每问她最喜欢谁，女儿会说是妈妈，这时

004 秋如平心中就会升起一股醋意，发了狠地挠女儿手心。

第一次和灵萱认识是在十年前的戏院里。那天猴子搞到两张戏票，拖着秋如平去小剧院温习传统文化。猴子其实是个很有文化的人，他的格言就是：人生是一种体验，别人体验的我要体验，别人没有体验的我也要去体验。在秋如平的印象里，猴子是他认识的人中唯一一个按照自己意愿生活的人，他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，喜欢什么就去追求什么，觉得怎么快活就怎么过，丝毫也不在意别人的看法。而秋如平自己恰恰有许多知识分子的臭毛病，碰到事情思前想后、未雨绸缪，最后的结果还是一场空。

还是说回来吧，秋如平硬着头皮陪猴子去体验了。戏开场了，武生们翻着跟头出来亮相，猴子嗑了半小时瓜子，软在座位上呼呼睡去。秋如平的右边坐着个瓜子脸的姑娘，循着鼾声看着猴子淡淡地笑。这是个素面朝天的姑娘，漂亮、简洁而又清瘦。秋如平有些不好意思起来，只好对姑娘说：“别笑话我们，我们不懂戏，都是来附庸风雅的。”姑娘仍是淡淡地笑着，说：“没关系，这屋里有一大半都不懂戏。”然后用手抚弄着长发上的丝帕，露出雪白的脖子和手腕，仿佛一尊大师的雕像。秋如平看得呆了，拼命控制住自己的呼吸、心跳，费了好大劲才把视线从姑娘的脖子上拔回来，以显得自己不太失礼。台上来了个花脸，咿咿呀呀地唱：“漫搥英雄泪，相离处士家。谢慈悲，剃度在莲台下。没缘法，转眼分离乍。赤条条，来去无牵挂。哪里讨，烟蓑雨笠卷单行？一任俺，芒鞋破钵随缘化。”秋如平感觉有些似曾相识，不知道是在《红楼梦》还是在《西厢记》里见过。姑娘忽然在旁边说：“这出是《鲁智深醉闹五台山》。”秋如平说：“噢，这是鲁智深。”姑娘说：“戏里是说鲁智深喝醉了，大闹山门。”秋如平只能“嗯”着。姑娘偏着脸说：“你可看出这个鲁智深有什么不同？”秋如平摇摇头。姑娘说：“你有没有发现他是个女人扮的？”秋如平推着眼镜吃惊地去看，然后说：“我还以为戏里只有男人扮女人，还真不知道女人

可以扮成花脸男人。”姑娘笑了,就这样一直地解说着,从手、眼、身、法、步到唱、念、做、打、舞,秋如平聆听着,仿佛走入了一个新的世界。秋如平给了姑娘一大把瓜子,而姑娘又回赠给他一颗大白兔奶糖,甜甜的,是初次的感觉,恋爱的感觉。

那时候的秋如平一脑袋的浪漫,丢弃了酣睡中的猴子,坚持把姑娘送回了宿舍。秋如平问:“你怎么这么年轻就成了票友?”姑娘踱着步,双手扣在身前,娓娓地说:“不瞒你说,我上中学前是在农村长大的。我喜欢看戏,小时候因为家里穷,没有电视,只能到村头听戏,长大了更是入迷了,每周都看。戏是人生的缩写,在戏里面,很容易区别美丑,很容易分辨善恶,更容易分辨是非,人可以很简单地活着。”秋如平被姑娘的话惊住了,觉得她与寻常女子大有不同,话语清浅而又耐人寻味,没有装扮的味道。秋如平又问:“那你可有什么心仪的老师?”姑娘复又笑了,说:“我喜欢看戏,却不喜欢演员,因为他们欺骗了我们。”秋如平不知道这个淡然的姑娘为什么有这么深的哀怨,但她身上这种知性的感觉,让秋如平迅速而又猛烈地迷上了。姑娘的名字叫灵萱。

第二章

秋如平有两个最要好的兄弟,一个是前面所说的猴子,另一个便是小刀。这两个过去都是秋如平大学寝室的室友,最重要的是,他们和秋如平一样,仍然混迹在人群之中,尚未发达光鲜。在学校里,这三人好得如刘、关、张三结

义,可以共同打架,共同看限制级影片,共同用一个盆洗脚,只不过后来三人都得了脚气,以至于互相埋怨:“是哪个王八蛋传染了我?!”秋如平是宿舍里的老大,猴子和小刀都管他叫哥,原因是四年来靠抄他的卷子蒙混毕业了。毕业后,小刀在三个人当中最早结婚,秋如平是这场婚礼的总导演,伴郎是猴子。

秋如平是个彻头彻尾的文学青年。如今嘛,说谁是个作家,别人都会以为你在骂他。可在当时,文学还有那么一点地位,没有现在这么糟糕。某日,秋如平怀着满腔的情思拿着发表的豆腐块给小刀看,没料到小刀大义凛然地说:“哥,我们背后都议论了,你指定成不了作家。”秋如平被小刀的话击中,口里却抵抗着:“那为什么?”小刀说:“搞文艺的哪个没有三四个女人?毕加索老先生每幅画后面都有个十七岁的少女,你到现在还是个童身,还叽叽歪歪的,不行呀。要不你来点粉,不然哪有灵感写出伟大的作品?”秋如平终于忍不住笑了,豪迈地说:“我这就去找女人,我秋如平的女人一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女人。”

秋如平打电话去找灵萱,可总是找不到人,后来才知道是宿舍里看门看电话的大爷生了病。当时的秋如平真是热锅上的蚂蚁,心里的爱情在生根发芽,在疯狂地生长,老是在梦里听到灵萱哭着对自己说:“可惜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”梦醒后暗自庆幸,下定决心去找灵萱。秋如平穿了橘黄的休闲西装,照了又照,还到理发店里吹了个大波浪。秋如平就这样果敢地去了。

再次见到灵萱,秋如平很兴奋。灵萱的眼神淡然而又羞涩,倒是那个叫多多的室友戴了黑框大眼镜再加上放大镜仔细地审查。灵萱寒暄了几句就领了秋如平出来吃食堂。秋如平恁地紧张,恨不得用筷子都跷兰花指,装模作样地夹了个圆子还掉到了西装领子上。灵萱哧哧地笑,说:“多多说你,戳上个拐棍就是《围城》里的赵辛楣。”秋如平心里一阵打鼓,心想难不成她在

暗示我之前有了一个方鸿渐,于是夹起的下一个圆子再度掉在了西装口袋上。灵萱拿出手帕给他擦着,秋如平很享受这种感觉,一种被心爱的女人呵护的感觉。

秋如平请灵萱看了场电影,电影名字叫《新不了情》。秋如平心里痒痒得不知道看了什么,而灵萱看得以泪洗面。曲终人散,秋如平送灵萱回宿舍,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。秋如平说:“电影结局不好,太凄惨了。”灵萱说:“这也许是最好的结局了,在最爱的时候死去,留下的都是美好的东西。”秋如平说:“人生还没有过完呢,怎么一定不美好呢?”灵萱说:“其实都一样,我们注定会失去一切的。”秋如平心怀幸福,不大赞同这个观点,说:“那也不能因为迟早要失去就什么也不得到,就像不能因为要下汽车而不上汽车,就像因为一定要死就不去生活呀。”灵萱终于笑了,说:“但愿你是对的,人生也许只是一种体验。”

天很冷,呵气成冰。到了宿舍门口,灵萱说了再见便上了楼梯,看到秋如平缩手缩脚地还在那站着,就挥手让他回去。可秋如平还在那赖着,灵萱不忍心,回头问他:“怎么还不走?”秋如平嬉皮笑脸地说:“天太晚了,我一个人回去害怕,你愿不愿意送送我?”灵萱拿手中包使劲拍他,说:“你还贫,快走吧,一会让人看见了。”秋如平忽然扯着嗓子对着宿舍楼连喊了三声:“我是灵萱的男朋友,我送她回来了。”喊完掉头跑了,灵萱气得跟在后面追,用包拍向他的头。宿舍里的灯一盏一盏地亮着。两人就这样在这个说不清寒冷还是温暖的冬夜送来送去,送到了天亮。

猴子的单位快倒闭了,虽说有张大学本科文凭,却还是下了岗。猴子其实很了不起,一般人遭此打击后早就蔫了一半,而猴子内心却十分强大,既然后下岗了,就重新开始。因其尤其爱车,就去应聘单位司机,结果司机也没应聘上,就去叉车厂开叉车去了。叉车厂效益不错,猴子开叉车之余,还会修叉

车。这是一个关键的变化,口袋里的钱多了,就请秋如平和小刀吃大排档。小刀在研究所里当质检员,也非常喜欢开车,常和猴子切磋,说自己的双手就是为了方向盘而生的。秋如平有点心理障碍,不喜欢开车,但喜欢坐车的感觉,经常幻想着几个朋友一起开车,纵横四海,云游四方,当然最好是身边有个漂亮的女孩。在那时候,车是身份的象征,有车就等于步入了有钱人的圈子,连坐朋友的私家车都是一件荣耀的事情。秋如平、猴子、小刀的梦想就是买辆最新版的五菱面包,有空调,既能拉人,又能拉货,连饭碗也可以一并解决了。

小刀的夫人是某医院的护士,小名叫点儿,身材小巧却事业心极强。她总想给秋如平也介绍个护士,就像肥水不能流入外人的田地。周末无事,点儿就给秋如平打电话说是打牌。牌间有个陌生的女士总是像电视里的外国人一样夸张地笑,然后莫名其妙地问秋如平哪所大学毕业的,有没有房子,父母在哪,喜欢哪家饭店,经常在哪做头发,再加上星座如何、血型什么,最后还捏着秋如平的手看了掌纹命运。牌局结束,点儿让秋如平送她回去,秋如平只好从命,一前一后,隔着十万八千里远地送着。在秋如平的脑海里,爱情应该是心灵的契合,至少是清纯的感觉。面对着这个老练世俗的女人,秋如平忽然想起了灵萱,不知不觉就笑了。女士忽然问:“如果咱俩要结婚了,你愿不愿意和我父母一起住?”秋如平起了辣手,果断地掐灭了这个念头,说:“咱俩根本结不了婚。”

秋如平以拿去发表的心情给灵萱写了封情书。秋如平虽未恋爱,可写情书却驾轻就熟,既有光明爱慕之心,又有含蓄委婉之意,再加上字体工整如庞中华字帖,一切似乎尽在掌握之中。秋如平用胶水封了口,想象着灵萱红酥玉手的拆除,不由得吻了一下信封,还在封口处粘了颗红心。情书果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,破破烂烂地在灵萱室友手中辗转。灵萱回了他一封信,含蓄

地约好了下次约会的时间和内容。

那时候有这么一种流行,恋爱的时候互称老婆老公,结了婚之后反而像朋友一样直呼姓名。约会的时候,秋如平撒娇似的问灵萱:“老婆,我就是想问,你见到我为什么没有那么兴奋的感觉,总是这么淡淡的?”灵萱梨涡浅笑,说:“淡才是人生最深的滋味呀。”

第三章

点儿打电话给秋如平说:“你那天是不是对我们科那个丫头耍流氓了?人家哭得死去活来,叫你下次不要再去找她了。”秋如平在电话这边听得偷着乐,说:“我才疏学浅,确实配不上人家。不过我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。”点儿吃了一惊,说:“你怎么不早说?保密工作做得这么好,连我们都不告诉。”秋如平兴奋地卖着关子,最后答应带女朋友来见面。有时候好事也是可以传千里的,不到三分钟,猴子就打来电话盘问:“女人分为漂亮、梦幻、新奇……你老婆属于哪种?”秋如平说:“我想想,好像都不是,就是让人见到就很心疼的那种。”

秋如平骑车带着灵萱去赴饭局。灵萱坐在后座上,秋如平纠正了她的姿势,把她的双手环在自己的腰上,然后龙头乱晃,忘我地体验着被拥抱的感觉。待到见面,大伙都吃了一惊,猴子看了直流口水,说:“亏了亏了,那天嫂子准是先看上我了,我打了个盹,落你手里了。”话还没说完,秋如平就拿脚踢